

怒怼加拿大, 沙特小题大做非偶然



有声若震

本报记者 赵恩霆

加拿大与沙特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因为一条推特,近期突然爆发外交风波,而且愈演愈烈。

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3日,加拿大外交部在推特上发文,就沙特逮捕“维权人士”表达严重忧虑,敦促沙特当局立即放人。加拿大所谓“维权人士”,指的是一位名叫萨马尔·巴达维的女权人士,此人曾获美国“2012年国际妇女勇气奖”。而萨马尔的哥哥拉伊夫·巴达维因主张政教分离,在2014年被沙特政府判入狱10

年。拉伊夫在沙特坐牢,并不妨碍他于今年5月获得加拿大蒙特利尔“荣誉市民”称号,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不仅得到加拿大庇护,还获得加拿大国籍。

6日凌晨,沙特外交部突然宣布,因加拿大公然干涉沙特内政,决定召回驻加拿大大使,驱逐加拿大驻沙特大使,暂停与加拿大之间全部新的贸易和投资。接下来几天,沙特继续追加回击措施:将约1.5万名在加拿大的沙特公费留学生转到英国、美国等其他国家;沙特航空停飞往返加拿大多伦多的所有航班;停止在加拿大的所有医疗项目,将所有沙特病人从加拿大转移到其他国家就医;停止进口加拿大的小麦和大麦。

虽然沙特连续强硬还击,但加拿大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原有立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8

日首次公开表态,称不想与沙特拥有不好的关系,但他仍设置了“加拿大将永远就人权问题发表强有力讲话”的前提。

沙特以前没少因为抓“维权人士”被西方国家“指指点点”,为何这次反应如此强烈,以至于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呢?

首先,稳固政权、推进改革的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必须这么做。

自2015年1月父亲萨勒曼继任国王以来,小萨勒曼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直至去年7月成为王储。三年半以来,有国王老爹撑腰,实际主政的小萨勒曼大力推进各项经济和社会改革,通过反腐削弱王室其他要员,并逐步放开女性权利。

但无论是反腐还是逐渐放松女权,都是沙特政府自上而下主动推进的,自然容不得“维权人士”的异议。因此,加拿大

支持“维权人士”的论调必然招致沙特的强烈反应,小萨勒曼也想借此展示按自己的节奏推进沙特社会改革的坚定意志。

其次,沙特、美、加之间的关系也允许小萨勒曼这么做。

沙特曾与加拿大前保守党政府签订一笔130亿美元的军火合同,美国军工企业通用动力公司的加拿大子公司2014年获得沙特600辆装甲车订单。不过,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上台后,这份合同不仅受到批评,还一度差点不能继续。

沙特驻加拿大大使也直言不讳地说,自由党政府上台后,沙特与加拿大的关系不温不火,沙特对此很不满意。如此看来,沙特借题发挥敲打加拿大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沙特当前与美国的关系异常地好,本轮外交风波爆发

后,美国直言不介入,更加坚定了沙特对加拿大一怼到底的态度。反观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则因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执意重谈北美自贸协定而显现裂痕,因此沙特有底气对加拿大强硬一回。毕竟,沙特与加拿大的贸易总额不过区区30多亿美元。

最后,沙特这次反应强烈也符合近年来在中东地区一贯的外交形象,可以说是其对也门胡塞武装、伊朗以及卡塔尔强硬外交的进一步延伸。而除卡塔尔之外的海合会成员国、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埃及等国发声支持沙特,进一步彰显出沙特地区大国的地位。

现在,面对加拿大寻求第三国帮助“说和”,沙特依然摆出一副反击到底的架势,因而不排除这次外交风波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国外青少年越来越不爱打暑期工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暑假到了,面对放假在家玩手机的孩子,有些父母忍不住劝上一句:要不你出去打个工体验一下生活?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国外的青少年在这方面似乎很出色,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中也有他们打暑期工的剧情。但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近期刊文称,如今青少年打工的热情已经直线下降,早已不复他们父辈当年的“盛况”。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有72%的青少年在打暑期工;1979年,16至19岁青少年打工的比例占到总数的57.9%;2000年以来,这一比例呈持续下降趋势,到了2016年,只有43%的青少年在打工。而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更低:16至19岁青少年在去年6-9月的打工率只有35%。

商业内幕认为,现在的青少年不爱打工不能全怪孩子



在卡恩斯的农场里采摘水果的青少年。

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教育更为看重,孩子们在学业上的压力也更大。报道讲述了一名16岁女孩的生活:肯德拉·罗德维克是个高中生,她每天6:25就要开始上课,晚上只能睡4个小时,这样的生活或许在接下来的两年还要继续。刚完成代数作业的肯德拉说,她从来没打过工,这个暑假也不会打工。何况,暑假期间她还有相当繁重的作业,与朋友一起参加暑期演出,学校里还办

了一些进阶课程。即使上了大学,她要在大二之前读完两本书,精读两篇论文并做批注,预计暑假依然不得清闲。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另一项数据也佐证了这个事实:现在的青少年花在学校里的时间也比他们的父辈多。1985年,只有10%的青少年暑假仍在学校;到了2010年,几乎有一半的孩子暑假期间在学校度过。

对很多青少年而言,学校举办的各种夏令营比打工吸引

人得多。15岁的杰克·扎克说:“你在学校里呆的时间总会给你回报,这些回报比打工多。”他很清楚自己暑假要做什么:参加夏令营和跑步比赛、办校报、参加校园演出。

即使是愿意打工的孩子们,在选择工作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报道指出,如今那些“穷人家”的孩子就算是想打工,也找不到中产阶级孩子能轻易获得的工作。德雷塞尔大学教授保罗·哈林顿举例说,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孩子能从邻居那儿得到一份照顾孩子的工作,时薪10美元;他们家的某个朋友或许正开了一家法律公司,缺一个助理。这些机会,都是低收入阶层的孩子根本无法得到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前,青少年打工多以体力工作为主,在商场或路边卖东西就是其中一种方式,如今这种形式早被网店取代,劳动力需求量大大降低。另外,一些低学历的移民也“抢走了”青少年暑期工的饭碗。

不仅是美国,英国青少年打工的人数近十年来也出

现了急剧下滑趋势。爱尔兰时报网站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15至19岁青少年拥有全职或兼职的人数下降了近30%。在20至24岁的年轻人中,下降百分比也达到了20%,这意味着,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消失了20万年轻人。

爱尔兰时报网站也指出,孩子不爱打工和他们选择接受更多教育有关,但同时道出了另外一个原因:现在年轻人在心理上成熟得更晚了,他们比上一代更加依赖父母,这让他们缺乏自立能力。

种水果的农场主吉米·卡恩斯今年夏天雇了一些青少年,但体验并不好。他起初招了25到30个年轻人,才没几天就走了一大半。“他们一看就从没干过活,一直在玩手机,从一开始心态就不对,有人穿着蹦迪的衣服就来了。”卡恩斯说,采摘水果本来是一份多劳多得的工作,在他的农场里,采摘水果水平最高的人每小时能赚20英镑,而这些孩子的工作能力每小时只能赚4到5英镑,这让他也倍感无奈。

一场战役过后, 欧洲遍地“小土豪”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读历史的人,一般都会为欧洲中世纪的“中衰”扼腕叹息。欧洲人明明在古典时代已经创立了希腊罗马那样非常先进的民主制度,为何到了中世纪反而退回到黑暗的封建农奴采邑制了呢?事实上,这种巨变的发生源于一个十分具体的事件,那就是发生于公元378年8月11日的阿德里安堡战役。

阿德里安堡,也称哈德良堡,是罗马帝国末期拱卫帝国“东都”君士坦丁堡的知名要塞。当时,居住在罗马边境上的西哥特人,由于不满罗马的苛捐杂税而发动叛乱,兵锋直指

这座城市。对于这股“武装盲流”,罗马皇帝瓦伦斯本来是不屑的。他亲率6万主要由罗马重装步兵组成的大军,企图一举荡平人数只有1万人的西哥特军队。

6万打1万,按说这仗应该毫无悬念才对,但战役的结果却是罗马人一败涂地,连皇帝瓦伦斯都被俘并被活活烧死。这是咋回事呢?原来,在战役陷入胶着的关键时间点上,西哥特人出动了他们引以为傲的重甲骑兵,攻击罗马军团的侧翼,原本已经占据优势的罗马步兵在这猝不及防的冲击下,如多米诺骨牌般崩溃,最终造成了战役的翻转。

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的大败,不仅加速了这个帝国的衰落,也奠定了骑兵在之后中世纪战争中的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甚至

改变了之后欧洲社会的形态。

在希腊罗马时代,大多数著名的改革(如希腊的梭伦改革、罗马的格拉古兄弟改革)都是向着平民阶层而反对财产过分向贵族聚集的。这背后的动因倒不是改革家们意识有多么超前,而是因为当时战争的主力是重装步兵。想要制备一身重装步兵所需的装备,需要应征者至少具备中等收入水平,而一个国家能否强大,则取决于其公民阶层中能征到多少重装步兵。因此,遏制财产向贵族的过度聚集,保证相当数量的公民能维持中等收入,就成了那个时代所有改革共同的努力方向。而改来改去,人们发现,维护公民财产权益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扩张他们的政治权益,于是,希腊罗马式的民主政治就定型了。

但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之

后,情况变了。重甲骑兵以及后来的重装骑士成了整个中世纪战争中的绝对主角,而想要制备一身骑兵装备,并让其主人熟练骑术,这就不是一个中产之家能办到的了,国家必须要刻意培植一些“小土豪”才行。于是,欧洲的君主们近乎本能地开始玩起了采邑分封制。在分封制下,大多数人沦落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即便受到骑士领主的欺压,也上告无门。面对农奴们的“越级上访”,国王们最多就是和稀泥,劝告一下骑士们不要欺人太甚。

相比于罗马时代那些为平民主持公道的皇帝,中世纪的国王们是没文化或者良心坏了吗?非也。是因为中世纪的国王们很清楚,一旦国家有事,替他们效力的主力是骑士阶层,因此必须替他们说话。这一点的鲜明例证是,中世纪大多数受

后世赞誉的国王,如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英国的狮心王,都留下过替下层骑士出头、帮他们抗拒更大贵族欺压的故事。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国王们也需要维持骑士的兵员数量,因此反对财产过分聚集在大贵族手中。总而言之,他们就是要维持一个遍地“小土豪”而又能阻止他们互相兼并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底色。

在阿德里安堡欢呼胜利的西哥特普通步兵们一定没想到,他们反抗罗马本来是想过得像罗马公民一样平等而有尊严,但最终换来的却是其后代作为农奴被同族所奴役。阿德里安堡战役给后世的最大启示是,今天很多看来天经地义的制度,可能都是易碎品,也许仅仅是一场对抗、一场战争,整个世界运行的逻辑就会被颠覆。